



大覺醒與獅子吼

◎楊東川

威特腓德

就震懾人心，全場鴉雀無聲。

單單為了費城的群眾，就有一特別的建築

物由此而生，這就是長春藤盟校「費城大學」

的前身。威特腓德的獅子吼所引發的大覺醒，

從緬因州到喬治亞，風起雲湧，勢如破竹，所

到之處，連帶建立了達特茅斯、普林斯頓和布

朗三所長春藤新盟校及其他五十所大專院校。

他平生不僅向知識份子傳福音，同時也關心窮

人的靈魂。有一次他向一位在樹蔭下乘涼的礦

工說：「你相信什麼？」答曰：「我相信教會

所信的。」那麼教會相信什麼？」他再問。

礦工答稱：「教會相信我所相信的。」威氏乾

脆打破沙鍋問到底：「你知教會到底都相信什

麼？」礦工也不甘示弱地說：「我和教會所信

的一樣！」有時候講道一半，突然雷電交加，

他就打蛇隨棍上，攤開悲傷的手勢這以後成

為他的註冊商標，輒以「最後的審判」結論。

不過他最喜歡的主題仍是：「你們必須受重

生」(約三7)，每回講道一連要重複四次這句

話。有人問他為什麼老是講這個題目，他回答

說：「因為你必須要重生！」又有一次他心血

來潮喊到：「我父亞伯拉罕啊，你在天上看到

什麼人？有沒有聖公會的？沒有？有沒有長老

會的？沒有？有沒有獨立派的或分離派

(Separatist)的？沒有？有沒有循道派的？沒有，

沒有，沒有？你那裡到底有些什麼人？」一陣

沉默之後，聲音彷彿來自天上，他自問自答說

：「我們這裡不認識那些門派，」他會繼續大

喊說：「在這裡的都是基督徒……」然後他會

傷心地加上：「哦，是這樣子嗎？求神幫助，

威特腓德喬治(George Whitefield,

1715~1770)，出生於英格蘭的格魯斯特

(Gloucester)的窮人家庭，小時候就隨著媽媽在

旅館的酒吧當服務生。及長，因天資聰穎，進

入牛津大學就讀，但因出身貧寒，稜須依賴半

工讀在大學餐館打工，服侍一些執事子弟。他

因天生斜視眼、娃娃臉，即使講道時口若懸

河，仍被譏為「斜視牧師」。早年參加牛津「聖

潔俱樂部」(Holy Club)，與衛斯理昆仲號稱循

道派「三傑」。他在美國的宣教工場讀到愛德

華滋(Jonathan Edwards)的論文小品說：「這真

是上主的傑作」，就開始踏上「佈道員」的不

歸路。

他喜歡在露天曠野及擁擠的街道上講道，

凡他足跡所到之處，就變成萬人空巷。在教堂

裡講道也是擠得水洩不通。一般的教牧埋怨

說，只要他一來，教堂就有人滿之患。那時

人們厭了哈佛、耶魯畢業生的唸唸有詞和屬靈

八股，聽到他的「大漢天聲」，簡直如雷灌

耳，報之以眼淚、咆哮和共鳴。他的講道可謂

是雅俗共賞，老少咸宜，雖然也有人批評說：

「雷聲大雨點小」、「有熱情無知識」。當美

國獨立戰爭的教父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慕名而來聽他講道，故意把錢包留

在家中，以免因聽道感動而傾囊奉獻給他支持

的一所孤兒院。結果富氏還是不知不覺地掏出

口袋的銅幣；等到講道漸入佳境，他的心開始

軟化，決定拿出銀幣；到了石破天驚的結尾，

他就倒出所有的金幣，口袋空空地回家。還

有，某一次科學實驗家富蘭克林決定測量威特

腓德的聲音，從講員所站費城市場街法院的台

階，直到鄰近的河邊。他仍然可以清楚聽到前

街講員的聲音。以每人二平方尺來計算，他結

論有三萬聽眾在場聆聽威氏的侃侃而談。威氏

的講道不僅聲如洪鐘，而且字正腔圓，英國著

名的演員蓋瑞克(David Garrick)願花一百塊金

幣來學習威氏說出Oh!的發音，另有人說他

每說到「美所不達米亞」(Mesopotamia)一詞，

求神幫助我們大家，忘記門派，並在行為和誠實上變成基督徒！」

威特腓德比衛斯理昆仲早些出道，由於滯身在美，分身乏術，特請衛斯理約翰代打，到布里斯托向礦工講道，衛氏從此開啟了「露天佈道」的大門。威氏自己承認沒有衛斯理的組

織天份，講道後所積存的人脈，不過是一盤散沙而已。以後由於強調加爾文預定論的主張，遂與衛斯理分道揚鑣，另組加爾文循道派，盛行於威爾斯島。

一七七零年九月二十九日晚上，威特腓德在麻省新葬港(New buryport)，帕森牧師

(Jonathan Parsons)家的樓梯階上講完在世的最後一篇道。然後由於他習慣早晨四時起床，即刻差僕人回家，自己在十點就寢。是夜，他哮喘發作，凌晨六時安息主懷，享年55歲。衛斯理約翰在他主持的追思禮拜稱威特腓德是他一生最愛的幾個人之一……。

「導向」十九年(上)

◎吳恩溥

導向月刊創辦於一九八五年九月一日，初版一萬份。

導向月刊停於二零零四年八月，計出版十九年。古語有云：創業維艱，守成匪易，這話是真的。

我們為著異象，出版導向月刊

我們出版《導向》，不是為名，不是為利，乃是神的呼召；出版經過我曾經寫在創刊號「感謝，不盡的感謝」，茲摘錄如次：

多年來神帶領我有機會到世界各地作祂的工。我看見很多從東方去的移民，以及從東南亞逃難的船民，所到之處與當地的文化有很大的距離，叫他們的精神有很深的孤單寂寞。一天，我在紐約看見一個人買了七八份中文報紙，他對我說：太無聊了，我只好每天用報紙來打發時間。從頭讀到尾，從新聞讀到廣告。聽了真覺內心悽然。其實許多地方的華裔移民還不是如此？

當一九五四年我參加香港文字事奉的行

列時，出版刊物大約有十四五份。還有人譏笑香港教會是文化沙漠。經過了三十年，停了，縮水的縮水，連歷史最久的聖經報，雖經兩次改組，仍無法支撐。三十年來各地教會建築了多少座新教堂，但文字工作卻少人注意；在最需要的時刻，任由它一片荒蕪，以致我們不能負起時代使命，對這時代我們實在太虧欠。

還有，如果你注意今天中國基督徒家庭，家中有不少銀色(電影)的讀物，黃色色情的讀